

First

Love

× 41

余 晓 熠

著

亲 爱 的

这 是 我 为 你 写 的

41 个 故 事

41 滴 泪 水

41 次 微 笑

41 颗 真 心

初恋 41次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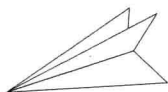
初恋 41次

First

Love

× 41

余 晓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恋41次 / 余晓熠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8

ISBN 978-7-5502-1656-3

I. ①初… II. ①余… III. ①言情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6956号

初恋41次

作者: 余晓熠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唐 旭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9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32 印张: 8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656-3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CONTENTS

1. 花 001
2. 脸 003
3. 家 008
4. 伞灵 017
5. 童年 021
6. 做风筝的人 025
7. 谋杀 029
8. 异乡人 034
9. 大山 039
10. 西施 044

11. 笔仙 048
12. 命运 054
13. 屌丝战争 059
14. 卡门 064
15. 芦柑公主 069
16. 上上签 075
17. 凤凰 079
18. 囚牢 084
19. 火 091
20. 回春 097

- 21. 离别 104
- 22. 地下铁 109
- 23. 画妖 116
- 24. 爱 125
- 25. 银河 132
- 26. 雨和雪 138
- 27. 姐妹 147
- 28. 美食 154
- 29. 赌局 160
- 30. 飞翔 167

- 31. 孤独 172
- 32. 地图 179
- 33. 水知道 187
- 34. 声 195
- 35. Miracle 201
- 36. 送信的少年 207
- 37. 传染 217
- 38. 谣言 227
- 39. 童真 232
- 40. 清明 240
- 41. 风 247

/ 花 /

女生是男生的初恋。男生不擅长讨女孩子欢心，恋爱之后，学习得也并不快。

女生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次向男生提出，想要一个礼物。

第二天，男生送了女生一朵玫瑰花。

女生知道男生为什么选花做礼物。他一定是走出家门，四处环顾，无所适从。见到楼下的花店，心想女孩子就喜欢花花草草，于是便买了玫瑰花。

女生做出非常喜欢的样子，对他说：“我很喜欢，可是花朵第二天就会枯萎。我希望你送的礼物能长久些。”

第二年她的生日礼物变成了用红纸折出的玫瑰，绿色卡纸滚出的茎，插在装了土的小花盆里。

第三年是白色的卡纸。

第四年是背面印有可口可乐图案的铝制金属片。

.....

男人的生意越做越大，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每年的生日玫

瑰的花瓣逐渐变成了银饰、金箔、铂金。

从前她对不同材质还会有些猜测和惊喜，现在早已渐渐麻木。

虽然吃穿富足，但男人从没送过其他礼物。只有心意，从无一新意。男人忙碌的时候，她就把二十个花盆放在桌子上，心想，男人对自己的全部感情，只剩下一年贵过一年的假花而已。

她后悔地哭了出来，忽然很想回到二十年前，亲口对男生说：“其实，我不喜欢花。”

她当即给男人打电话，说：“其实，我不喜欢花。”

从那之后，男人确实不再送她玫瑰当生日礼物，而是陪她逛街，随她选一样。但她总能感觉到生日那天，男人会刻意疏远她。忍受不了的她张口质问，男人居然全盘承认，原因是“觉得自己很蠢”。

任由自己挑选的礼物也不能让她觉得幸福。她悄悄到花店给自己买了一盆玫瑰，混在原先的二十盆里，枯萎了就扔掉，男人也没有看出来。后来养成了习惯，年年如此。

即将退休的男人依然忙碌。生日的第二天女人依然独自在家。给自己新添的玫瑰浇水时，她忽然无比憎恶自己，憎恶男人。憎恶他让自己永远在心酸痛苦中度过生日，憎恶他让美丽的玫瑰成了她一世的宿敌。

桌子上摆满了每一年他送的礼物。她想，原来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仇敌。不是其他女人的威胁，不是复杂的家庭关系，而是满桌的花朵。她忽然感到无比幸福，流下了眼泪。

/ 脸 /

满足的性爱过后，他把胳膊轻轻地搭在燕子身上。三分钟之内，他便会发出细微的鼾声。

六十秒后，燕子突然问他：“你真的是我丈夫吗？”

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反问道：“什么？”

燕子没有再说话。

但从那晚之后，他开始发现妻子不对劲儿。

吃饭的时候，燕子调皮地问他：“亲爱的，你还记不记得你送我的第一条项链？”

“想要新项链了？”他问。

“你就说你记不记得嘛！”她皱眉。

“大学的时候吧，仿水晶的。记得啊，怎么了？”他回忆道。

她点点头，接着问：“你送我项链那天，我穿的是什么衣服？”

他抬起头望着她，眼里满是疑惑。

最近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妻子看起来只是在开玩笑，自己也不好说什么。

当天晚上的前戏时，燕子主动沉到了他下身，似乎想要为他

服务。

燕子心高气傲，这种事一向不大愿意。心里还没暗爽几秒，他忽然醒悟过来什么，一把把燕子捞了上来，推到一边。

“你做什么？”燕子充满怒火。

“我右侧大腿根部有一颗黑痣。”他平静地说，“你是想找那个吧？”

燕子愣在身边。

“你想看就来看，不必这样委屈自己。”他说。

燕子背过身去，冷冷地说：“你装得再像，也变不成他。”

他感到一阵寒意从内心深处袭来。

燕子分不清别人的脸。她能看出每个人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但她分不清两张五官相异的脸，到底有什么不同。

刚和他恋爱时，他做过一个恶作剧。

那天燕子一走进教室的门，就发现全班男生穿着同样的赛车服，带着同样的红帽子。他们同时转过脸来，对着她淫笑。

燕子看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男朋友，当时就哭了。

男生们的表情都冷淡下来，其中一个显得格外内疚。

燕子破涕为笑地走到他身边，得意地说：“露馅儿了吧？”

但他仍然不敢再开类似的玩笑了。

这是个很不方便也难以治好的脑皮层器质性疾病。婚后的燕子没有去工作，养尊处优地留在家中，连孩子也不需要照看。她每日的生活就是画一会儿画儿，化一会儿妆，出门买些新衣服，

穿得漂漂亮亮地等丈夫回家。

如果她不去翻那些相册，生活会一直很美满。

闲来无事的某天，她回忆起和丈夫的相识相恋，忽觉恍如隔世。便翻出他们所有的相册，从头开始翻起来。没想到本该甜蜜的一件事，竟给她带来了莫大的恐惧。

不知道从哪张照片开始，她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她感觉丈夫换了一个人。

变化发生在婚后第五年的那本相册里。她拼命地对比，用尺子量，用铅笔描，想锁定从哪张照片开始令她感到奇怪，但实在分辨不出来。

不过，第五年之后的这张脸，一定不属于曾经的丈夫。

陌生人同床共枕了两年，这并不是最令她害怕的事。

这个家里，认不清丈夫的脸的只有燕子一人。冒牌丈夫能够在这儿出入自如，说明得到了公公婆婆，和家里所有其他人的默许。只有自己被蒙在鼓里。

真正的丈夫去哪儿了呢。她的脑海开始想象各种假设。丈夫意外身亡，为了家族生意不受影响，找了远房兄弟来代替。这些假设，光是想想就让她感觉像窒息一般。

是不是自己神经过敏，根本没有这回事呢。燕子完全无法确定。每天和那个看起来是自己丈夫的人吃饭、聊天、亲热，心里却在怀疑对方的真假。燕子觉得自己快疯了。

吃饭的时候，她终于说出了那句话：“我要做亲子鉴定。”

孩子是结婚后第二年出生的，是丈夫的亲生儿子，绝不会错。

他绝望地看着她，很久才说：“别任性了。”

她的眼神很坚定：“我不知道和你做了多少年夫妻。但现在我只求你最后一件事。就算你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要杀我灭口，之前也请把亲子鉴定报告给我看一眼。我不想当傻子。”

他放下碗筷，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燕子坐在驶往家乡的火车上，随身只有一个双肩包。包里有结婚五年之前的所有相片，一张亲子鉴定报告，一张离婚协议书。

孩子是丈夫的，99%的亲子率，亲兄弟也不会如此相近。

但燕子还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和他离了婚。

人们常说，上帝关上一扇门，总会留下一扇窗。

眼睛看不见的人，耳朵会更灵敏。

手臂残疾的人，腿脚会更灵活。

燕子想，也许看不清面容的人，更擅长抓住隐藏在五官之下的感情吧。

燕子毕业之后，曾做过一份公关助理的实习。

上班时通过衣着和座位区分同事，并没有露出马脚。

直到一场盛大的户外公关活动，所有人都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酒红色的领结。

“去通知陈总准备讲话。”老板对她说。

她不停地扫视、观察、回忆，但仍旧分不出哪一个才是陈总。

就要急出眼泪时，她看见人群里她的丈夫发现了她，理了理西服，朝她走来。然后牵起她的手，在人们的注视中，带着她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场。

那时候，只要看着他的脸，就能看见他对她的爱。

火车隆隆地飞驶，明媚的阳光、黑暗的隧道交替出现。

她的心像被挖空了一样痛苦，为了曾得到的过于美好的爱情。

/ 家 /

类似的梦做了很多次，每次从梦魇中醒来时，睡衣都被冷汗浸湿。

梦的开始是他站在家门口的楼梯上，妻子一只手扶着房门笑着，像正在给他送别。他点点头，转身走了下去。楼道里光线昏暗，脚步声清晰，绕着圈儿下了整整一层，看见这一层的房门也虚掩着，里面透出温暖的光线。这一户应该属于正楼下的邻居。

经过那扇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头皮立刻麻了起来——半开的门里站着自己的妻子，她正一手扶着房门对自己微笑，似乎在给他送别。他摇摇头，以为自己眼花了，继续往下走。不出意外的，楼下一层也留着门开着灯。快速经过时大胆回头望去，门里正站着自己的妻子。

他开始真正地紧张起来，加快脚步，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往楼下冲去，但是每绕一层，都一定能看见那扇半开的门，和站在门里的妻子。

隐隐约约间，他感到这不是死循环那么简单。妻子的表情在慢慢变化。从一开始的笑脸逐渐变得面无表情。到这几层，似乎

已经开始狰狞起来。

他想：她变成了什么鬼东西，为什么要把我困在这里，为什么要用那张脸看我。

又经过一扇门时，妻子的脸色苍白，五官扭曲成很奇怪的样子。

他心里更加疑惑。与其说妻子长出了一张鬼脸，倒更像是她忽然看见了什么鬼东西。

想到这里，他瞬间愣住，心跳几乎停止了。他慢慢地伸出手，摸向自己的脸。

皮肤光滑冰凉，手指从眼洞中伸了进去，就像摸着一个腐烂多年的头骨。他独自从梦中惊醒，感到异常烦躁，心情难以平静。

既因为梦中的恐惧，也因为在梦里出现的前妻。还因为生活里处处的不如意。

他感到自己在被人捉弄，自己一团糟的生活，正在被幕后黑手当作一场笑话。

他深深地觉得，这个梦境就说明，自己已经快要被这个人逼疯了。

这种被玩弄的感觉最早出现在他的童年时期，之后的数十年里，渐渐根深蒂固。

那天他因为考出优异的成绩，被奖励了一辆觊觎多时的玩具汽车。

优质铁壳制造，喷漆匀称精美，还有活动感极为舒适的四个轮子。他实在太喜欢了，夜里干脆抱着它躺上床铺，进入睡眠。

在半梦半醒之间，他感到有一只手伸进了被子，温柔地把小

轿车取了出来。

“妈妈，昨天睡觉的时候是你拿了我的小轿车吗？”醒来后他问母亲。

“爸爸，昨天睡觉的时候是你拿了我的小轿车吗？”后来又去问了父亲。

他们都摇了摇头。

父母当然不会相信家里来了小偷，却只拿走了一辆玩具汽车。但小轿车就这样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再也没有被收拾出来。

类似的情况，在他之后的生活里开始频繁地出现。

第一支英雄牌钢笔，最中意的三段变形机器人，生日时大伯送的山地车，画满皮卡丘和小火龙的手绘本。每一样都在某一个不知名的瞬间彻底消失，不留一点儿痕迹，就像从没有出现过一样。

有人在玩弄自己，他想。

把自己的推断告诉父母后，得到了他们的嘲笑：“丢东西是正常的，你要什么，我们再给你买。”

伙伴则提出了其他观点：“这些都被偷东西的小人拿走了。他们藏在你家的地板下面，靠偷你们的东西生活。推走你的山地车，可能出动了他们一支部队呢。”

父母和朋友都安慰不了自己。丢东西这件事上至关重要的一点，无论是用“随机事件”，还是用“可恶的小人”，都解释不通。

每一次丢的，都是他最为心爱的东西。

随机事件不可能如此巧合，小人们也完全没必要如此恶毒。只可能是有人在故意玩弄他，要让他永远生活在失去的恐慌之中。

父亲，母亲，邻居，伙伴。每一个亲近的人都是最可疑的对象。每一天，都是和全世界的暗战。不停怀疑的生活让他不堪所负，得到去外地发展的机会时，他毅然离开了熟悉的一切，带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新生活。

在离乡的火车上认识了叫燕子的女孩儿。她亲切地坐在他的下铺，长长的头发拂在被子上。她说：“哎，你也是平度人？哎，你也去南京？哎，你也读南京大学？”

当时的他不擅长和别人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燕子飞上了中铺，制造了一阵稀里哗啦的声响，然后又轻身荡了下来，手里拿着一只德州扒鸡。这是他最喜欢吃的小吃，他心里一笑。

她却在坐定后擦擦手，把扒鸡撕下半只，递给他：“吃吧，以后吃不到了。”

他敏感地皱起眉头，并不客气地问：“什么叫吃不到了？”

她一伸手把扒鸡塞到他手里，说：“废话。南京人不吃鸡。他们吃鸭子。”

来到外地，有了燕子之后，生活曾经一度好转起来。

创业初期虽然很艰难，但一步一个脚印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再也没有人可以拿走他的什么东西。在自己最揭不开锅的时候，燕子嫁给了他，给了他无比坚定的信心和力量。数年之后，公司终于良性运转，他也终于和燕子一把椅子、一张沙发地凑齐了自己的家。

再之后的几年，公司业绩高歌猛进，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每一天都活在难能可贵的满足里。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时候

再次丢掉最心爱的东西。

燕子决绝地提出了分手，原因是几年来自己对她的冷漠。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她提着自己小小的箱子迈出了家门，什么也不曾多说。

“就是你，对不对？”他冷冷地坐在客厅，感到自己抓住了世间的真理。

她停下身体，莫名其妙地回头。

“一直以来玩弄我的就是你，对不对？每一次在我最快乐的时候，拿走我最心爱的东西，看着我痛哭流涕的人就是你，对不对？现在，你还把自己也玩儿了进来，嫁给我的瞬间，你就想好了要怎么让我失去你，对不对？”

她叹了口气，摇着头走远。

“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我娶你真是瞎了眼！”他追到门口对她喊道。

她一个字也不想理会。

独自生活以后，丢东西的老毛病变本加厉地出现了。

燕子离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走，屋子里充满了他们的回忆。这是唯一让他欣慰的地方。对他来说，即使在对燕子无比的怀疑和痛恨里，他也依然忘记不了曾经的爱和执着。那段美好的过去能够让他平静。

可是这段过去也在被一点一点地偷走。

第一件就是床头硕大的结婚照。原本的照片上，他笑靥如花